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友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特殊的相遇,哪怕是刻意的拜访都可能产生互相欣赏的缘分。但是维护友谊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这个新时代,人人社恐,人人有边界感,都觉得没有重要的事别去打扰人家,或者又多是被动型人格都等着别人来找自己。时间一久就是返生,就是恢复到生人的关系。

我最近清理微信,发现很多人早就把我拉黑了,以前的我们没有手机是用通讯录,经常看到不联系的人还剩下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孤零零地挂在那里,有的人竟然连样子都不记得了。我想我不就是在别人微信里蹲一个图标吗,为啥还被清理门户?可是这种情况就是时代的变迁啊,或许觉得自己还有用,别人可能已经不记得你了,或者大家心里都明白没有经过维护的友谊跟没有是一样的。

有些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自己愿意维护的关系就那么几个,隔三岔五地都要冒个泡。“你在干嘛,出来喝一杯吧。”“亲,想你了一起吃饭吧。”我的朋友和儿子的父子关系就是每天在家门口的星巴克店坐一下,什么话也不说,各刷一会儿手机然后各自回家(儿子已经建立小家庭),你看亲人之间的关系不维护都会返生,就不要

说不相干的人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天下谁人不识君”,认为交朋友就像呼吸一样简单,现在明白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经过一轮一轮的筛选最终留下来的朋友寥若星辰。并且极有可能是别人更珍惜你更主动联系你才有了今天的围炉取暖。

所以任何时候都要做一个领情的人,犹忆生命中那些曾经滋养你的点点滴滴。尤其是你格外看重的人,别想那么多,积极表达就对了,当然要注意分寸感哈,否则就只剩下失去这一个结果。

有关返生的问题,推延开来就是我们身上所谓的特长和本领,包括有许多技艺也是会返生的,比如写作,我认识的文人比较多,后来换了赛道,都以为自己写作是童子功随时可以提笔上阵,结果

是几乎都没能再战江湖。就算做饭这种小事,长时间不做手一抖咸淡都没准了。

为什么我们常说一生只做一件事,这不是“鸡汤”,实在是维持一个水准已经费了牛劲,“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没有一个名角是疏忽基本功的,所谓提高就更是处心积虑念念不忘之后才可能发生的故事。永远不要小看返生这件事,即使跑步、健身或者徒步,一旦丢下就根本不想捡起来了,无论学习还是工作我们一生都在跟懈怠作斗争。



旧扉页里的雾都

云想霓裳
伦敦的气息,总有着点儿中古的况味。是鹅毛笔划过旧羊皮纸的干涩印迹,是煤气灯照射古老街角的昏昧残影,是泰晤士河上吹过来的,响荡着一百多年大本钟声的风——仿佛可以逆着它走很久、去很远……从AI时代回溯到工业革命时期,钟声也听不见了,烟煤与铁摩擦出的白烟弥散开来,蒸汽机的喘息沉重而规律,铿锵的节奏令人忍不住相信:一切正朝着某个伟大的方向前进。时代的引擎从不为谁而停下,每一世的旁观者们,不过是它当时的最后一口呼吸而已。然而总有不容消逝的那些,被光阴巧妙地收纳着传递着,在诺丁山、在卡姆登、在查令十字街区、在大英博物馆周遭,中古店与旧书店一间挨着一间,它们存在而克制,和历史永恒地擦着肩。

Jarndyce的位置正对着大英博物馆,是一家专注于18至19世纪英国文学的古董书店,这个名字应该是出自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书中Jarndyce家族无尽缠绕的故事感似乎也延伸到了书店门口那扇深绿色的木门上。门是沉沉的橡木,有着岁月盘出的黝然光泽,一推开,门铃叮当一声——走进这里,便走出了时间。店内空间不大,却层叠着无数个世纪传承而来的文字。墙上、桌柜上、窗台上都堆满了古书——珍稀的初版文学作品、装帧考究的古早诗集、旧社会调查手册,还有印着精美书票的私人藏书。果然,这里关于狄更斯的作品收藏最为丰富,有幸见识了由Chapman and Hall于1859年在伦敦出版、配有狄更斯长期合作的插画家H.K.Browne的插图的《双城记》。书被保存得相当好,品相几乎没有损伤,典雅的版式、端正的字形,插画更为小说增添了强烈的戏剧感与社会现实氛围,是19世纪中期伦敦印刷艺术的代表。出版页上注明了:“And at the office of All the Year Round, 11 Wellington Street North”,见证它是最早期单行本版本之一,与连载几乎同期发行。

我并非对古董书极度偏爱之人,是在帮朋友寻觅收集的过程中逐渐生出了亲呢。逛过太多的古董书店和旧书集市,多是理性地淘找,偶尔感叹一下艺术与时空的复杂纹理。伦敦的古董书店却是别有一番气象的,如Jarndyce,既古朴又清新,既凌乱又整洁,矛盾统一的自身就是一道富有年龄感的腔调。那扇开在墙上的小窗莫不是一面滤镜:窗外是大英博物馆这座时间的殿堂,阳光洒在庄严的立柱上泛着金光;窗内则像是伦敦某个阴沉的早晨,有雾悬在河面上,整座城市仿佛在沉睡,用它千万个黑暗的肺在沉重地呼吸……翻开手中第一版的《Oliver Twist》,旧扉页里的雾就都飘出来了。



蝶恋花 乙巳中秋次韵 松庐

皎皎流光清暑气。万里同辉,明月原无己。星渚散如棋错置。仙人对弈知何止。尘世纷纷浑可弃。想是蟾宫,桂影参差起。欲赴九天窥妙偈。姮娥休笑眉衣蔽。

人过花甲,更爱重阳。故地重游,登上赣江之畔的滕王阁。这座飞檐翘角的千年楼阁,声威古今,历世生辉。遥想当年,建阁初时,声名有限。王勃《序》出,惊喜天下。每去南昌,总会探阁。其始建于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唐太宗李世民之弟——滕王李元婴为阁主。滕王阁与黄鹤楼、岳阳楼齐名,先后重建达29次之多。上元二年(675年),洪州都督阎公重修此阁,王勃写成《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在骈文中,若有一篇能独揽盛唐半壁江山,无疑是《滕王阁序》。穿过刻着“滕阁秋风”的石牌坊,眼前的滕王阁比记忆中更显巍峨。行至二层回廊,一幅巨幅壁画《人杰图》映入眼帘。画中王勃身着青衫,立于滕王阁畔,执笔的手微微抬起,仿佛下一秒就要在宣纸上落下“豫章故郡”的字样。

据史书记载,历史上滕王阁有三处,分别位于山东滕州、

我竟坐了一次救护车

徐静波
我竟然坐了一次救护车。在日本。在日本的乡村。那是1998年的事了。那年我在很偏僻的长野大学教书,地名叫长野县上田市下之乡。我住的房屋,是距离大学六七百米的一处乡间小公寓,前窗望出去是广袤的田野,后窗望出去是农舍和修整得很秀美的农家小院。十月中旬的一个周日,我在屋内伏案几个小时后,想要活动一下筋骨,呼吸一下田野的空气,就骑了自行车去大约三公里外的一家大型超市购买食物。

骑车的好像就我一个人。在日本乡村出行,人人都开车。日本的乡村公路,并无非机动车道,自然也没有人行道,窄窄的但是修整得非常平坦的道路上,车辆行驶如梭,我骑得有点战战兢兢。路边的稻田已变成了一片金黄色,

在秋日的阳光下焕发出最为诱人的色彩。说是金黄色,却并无黄金的金属性的耀眼光辉,它只是一片黄灿灿,仿佛油菜花,只是比油菜花更为密集均匀,稻茎较油菜花秆细小柔弱,惠风拂来,会随风摇曳,远远望去,犹如波浪起伏,且送来了淡淡的稻花香。我不敢一边骑车一边“望野眼”,索性下了车驻足观赏。

眼看前面就是大型超市了,道路呈下行的坡度,车速自然快了起来。突然,我连人带车被重重地甩了出去。我的自行车前轮,被卡在了下水道的网咯铁盖里了。我一下子蒙了,左眼镜片被摔碎,幸好眼睛本能地迅速闭起来,但眼睛周边应该都被扎破了,鲜血流了下来。这时,离我有点远的来超市购物的日本人,纷纷奔了过来,叫我联系家人。那时日本手机基本普及了,可是我没有。我告知他们,我是外国人,家人不在身边。不知是什么人,立即帮我打电话去叫救护车。几分钟后,救护车拉着警笛,呼啸而来。车上的人,拿着担架朝我奔来。我说,我不需要担架,我能走路。于是,生平第一次坐上了救护车。我头有点沉重,右手臂很疼,就闭上了眼睛,也不知车开往哪里。大概一刻钟以后,到了一家医院,私人开的。救护车开走了,我没有付钱。在日本,救护车是属于消防局的,不收取费用。

我被带入一个房间,躺下。医生用小镊子帮我夹走了扎入眼睛周边的碎玻璃,问我哪里痛,去拍了X光片,右臂骨折了。然后移到另一个房间,打了破伤风针,上了软石膏。最后,问我有没有医保。我不记得聘用我的长野大学有没有为我买了医保。医生问我这边有什么日本朋友,我想起了高野医生,他自己开一家医院,说出姓名来,他们都认识,于是帮我打电话叫来了高野医生夫妇。或许是高野医生的缘故吧,我没有付钱就离

一序千秋照大江

管苏清
调任江南洪州都督,次年筑豪阁,仍冠名“滕王阁”,此阁便是后来人所熟知的滕王阁。主阁取“明三暗七”格式,即从外面看是三层带回廊建筑,而内部却有七层,就是三个明层、三个暗层,加屋顶的设备层。台座之下,有南北相通的人工湖,北湖之上建有九曲风雨桥。历史云烟,日月变迁,韩愈撰有《新修滕王阁记》,汤显祖在滕王阁排演过《牡丹亭》,东坡手书“滕王阁”金匾。历朝历代文人雅士以滕王阁为歌咏

陶宗仪,号南村,元末明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他是我的台州(黄岩)老乡,出生在路桥镇(区)清阳陶村,并在故乡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据说他二十岁赴京赶考,因会试时直言政事为考官忌惮而名落孙山,返乡途中经过松江,适逢相邻方国珍起兵,为避战乱,他入赘松江费家,从此弃科举,以东汉严子陵为榜样,谢绝任何荐举。大约在1355年,陶宗仪选择泗水南岸“水深林茂”之地建筑南村草堂,垦田躬耕,开馆授课,并完成了《南村辍耕录》(30卷,1366年)和《南村诗集》等。他写的《书史会要》(9卷)辑录了从上古三黄至元末书家的小传和书论,是我国第一部权威性的书法史著作。陶宗仪还在草堂主办文人雅集,大画家倪瓒和王蒙等都曾受邀,并绘制过《南村草堂图》。他的隐居生活延续了六十年,直至明初去世。

如今,松江不仅有纪念陶宗仪的“南村草堂”,还有一家“南村映雪”书店。以笔者之见,陶宗仪可谓上海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名人之一,书画家董其昌和大学士徐光启都比他晚两个多世纪,唯一比他早的黄道婆是棉纺织家,而且黄道婆主要在海南成就事业,她为后世所知仰仗于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的记载。

陶宗仪的多篇文章被编入当代小学课本。成语“积习成书”讲述了他成才的故事,这一艰苦努力、积少成多、量变引起质变的励志典故应该与他早年在故乡的生活经历有关。不过我们那时候的《语文》课本,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都没有收入陶宗仪的文章,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这位故乡出去的文化名人,其实陶村就在我们台州路桥机场的西南方。路桥机场始建于1955年,原本是军用机场,改革开放以后变成了民航机场,先后叫黄岩机场和台州机场。

在路桥机场的东南方,与陶村仅隔数里路的洋屿村,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的出生地。他身材高大,面色黝黑,力比奔马,世代以海上贩盐为业。方国珍是第一个起兵反元的,他率兵先后攻下台州、温州和庆元(宁波),洪武元年归降朱元璋,被封为广西行省左丞,留在京师领食俸禄。后来他善终,葬于南京东郊,朱元璋亲自为他设祭。也正是方国珍的起兵,让陶宗仪留在了上海。

2023年春节我回故乡,曾去路桥探访了陶宗仪的故里,见到一个普通的宅院,门边写着陶宗仪故居。据邻居相告,此系十年前由村民们集资建造。两侧有一副对联,“近水绕门青作带,远山当石墨为屏”,木制瓦顶的正房里有尊白色塑像,左手墨砚,右手提笔,还有陶宗仪生平介绍和《南村辍耕录》里的故事。陶宗仪中年以后,有许多诗作表达思乡之情,如“风景不殊乡音远,梦归夜夜浙江船”“赋归归未得,长夜梦台州”。

开了医院。高野医生得知我是来购买食物的,依然把我开到了那家超市,给我买了许多速成食物,找到了那辆轮胎已有些变形的自行车,装进了汽车的后备厢,把我送到了住处。

翌日上午,右眼蒙上了纱布,右手上上了石膏的我,去了大学,诉说了原委,事务科的职员开车送我去上田市医保机构,我自己购买了保险,然后拿着保险卡去了昨天的那家医院,结了账。后来高野医生接我去他的医院,帮

我眼睛消毒换纱布,换软石膏,都没有付钱。没想到,我生平第一次坐的救护车,竟然是在日本。有些疼痛,有些尴尬,有些狼狈,却没有丝毫的不愉快,甚至都没有一点沮丧,当然,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然而,却有点刻骨铭心,至今还记得每一个细节。

二十七岁便魂归沧海。这般短暂的生命,却留下了震古烁今的文字,正如这滕王阁,屡毁屡建,却始终屹立在赣江之畔,成为文人墨客心中的精神地标。出滕王阁,晚风飘来夜市烟火气。沿江前行,想起今日登高所见景致,想起千年前王勃挥毫泼墨的模样,忽然懂得了重阳登高的意义,不仅是为了俯瞰山河,更是为了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有些风景,从来不会因岁月流逝而褪色;有些文字,从来不会因朝代更迭而沉寂。就像每一个重阳登高的日子,等待更多人与它相遇,与千万年的文脉相遇。

在酷暑蒸腾的热气中,恍惚又看到了母亲半夜蒸酷暑的疲惫身影。

十日谈

重阳久久
责编:郭影